



风水之四 布面油画 任小林 2005



浮躁 油画 舒昊

No matter it is because the inactive academic community needs to find buttresses for its new arguments; no matter it is because the active market needs new participants; no matter it is because the arena of the age will surely be dominated by the player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nyway, a range of young artists and critics born in the 1970s and the 1980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mature at a surprisingly speed and they are right among us.

编者按：“60后老了，70后累了，80后就像一道闪电劈下来了。”2004年，入选美国《时代Time》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新锐作家春树这样告诉我们，以此宣告新新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力量风卷而来，俨然成为这个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注脚。

当代艺术领域也不例外——近几年来，一系列关注年轻艺术家及其创作生态的展览，都从各自的角度向我们呈现了这些新生代艺术的孵化过程。与此同时，在大大小小的展览之外，部分年轻的艺术家也跻身于拍卖排行榜所塑造的艺术神话中，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持续升温而进入更广阔的大众视野。

是贫乏的学术需要找寻新论调的支撑也好，是活跃的市场需要生力军的加入也好，抑或是时代的接力棒必然要代代相传，社会发展驱动的加速度也使文化风潮的更迭加快了新陈代谢的节奏。总之，一批出生于70、80年代的年轻艺术家就在我们身边风驰电掣般的成长起来。随之而来，是一群同样年轻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在由王璜生、孙晓枫策划的第一届青年批评家论坛即将展开之际，《当代美术家》特邀孙晓枫作为本期杂志的栏目主持。希望通过他独特的个人视角，以及这些新锐批评家对艺术中“青年问题”和“问题青年”的讨论，让我们窥见当下新生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的真实剖面。

新青年

——孙晓枫访谈

1、“艺术批评”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共生关系由来已久，作为广东新生代艺术的代表和领军人物，你策动了此次的青年批评家论坛，出发点是什么？

孙晓枫（以下简称“孙”）：出发点是建立在视野之上。王璜生馆长一直以来非常关注新生代艺术和慢慢在艺术界、批评界崭露头角的青年批评家，通过他个人的经验判断，已经意识到在艺术界和批评界另一次重新洗牌已经开始。关于这个青年批评家论坛的策划，我们通过多次的会议和私下的交流沟通才确定下来。作为一个具有当代文化意识的国家美术馆，它所设定的学术平台必须是开放的、兼容并蓄的，这样才能够真正面对当下整个艺术生态（国际、国内和地域）的复杂性并确认自身的学术坐标，因此，本次的论坛特地加上一个“新青年”的前缀，目的在于探讨青年批评家在检讨与这一代人相关的文化现象和艺术活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方式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一种转向，也想通过论坛的开展，由这一代人自己来解决自身存在的文化命题和艺术问题，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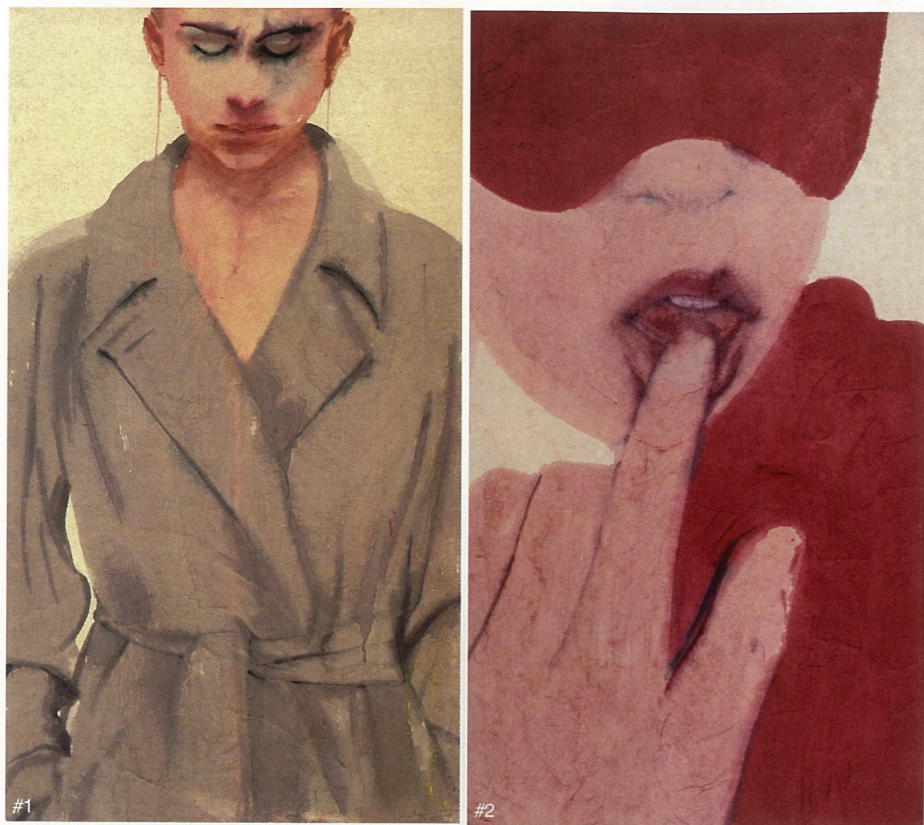
New Youth

——Interview to Sun Xiaofeng

然，这些问题又会回到批评家自身——有关他们的历史意识、社会视野、知识结构、政治关怀和在商业社会中的生存能力等。论坛不仅仅要体现在学术上的价值，更要有明确的针对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论坛在哪个角度去描述它更有意思、更有冲击力、更能够刺激思维的运动，这点恰恰是很多论坛所没有去面对的属于论坛内部的问题——如何具备公共性、如何进入传播的渠道。

2、你既是艺术家，同时也是“广东新青年艺术大展”的策展人，这样的双重身份下，你是如何看待当下新生代的生存和创作状态的？

孙：当下新生代的生存和创作状态是极其复杂的，这一代人所要面对的问题充满岔道和歧义，这是资讯爆炸的连带后果。现象关涉到一个什么问题 and 如何解决（方式）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必须很真实地、深入地考虑自己所面对的文化语境或者说“社会情景”才能够提供一种或若干种务实的、有效的、策略性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在一个“群殴”的场景里，



你有多重身份选择——旁观者、报警者、回避者、当事者、记录者、观察者或是思想者，那么你的选择是有很大的弹性，但是，如果斗殴的一方如果有人向你挥来一记老拳的话，你最迫切的做法就是躲开再进行反击或逃跑。在我们的身份定位以及艺术取向上，内在都会设定一个“假想敌”，通过“假想敌”才能够对自身的意义做出明确的判断，你的“假想敌”越多，个人的表现就会出现摇摆不定，从而也会使自身的艺术形象处在“虚焦”的情态中，这是一个应该由一个群体来集体论证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艺术市场的推动力使许多艺术家一出校门就“职业化”，他们在艺术问题和生存问题间做出交替选择，道路好像非常明确。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艺术市场走向低靡的时候，他们在面对问题时的能力怎么样，这是值得考虑的。我并不否定“职业化”，但我也不能丧失其他的社会能力——这是个人内在必须配套的应变机制，就像住宅空间必须有消防通道和配置灭火筒一个道理。

3、从你个人的艺术创作来看，你选择了芭比这种流行玩具作为图式符号。随着流行文化、即时消费的观念深入，在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们所持有的文化态度和精神、物质追求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在你看来，流行、时尚、商业、通俗文化、网络和快餐，是否是青年艺术中不可避免的问题？

孙：现在新生代艺术家的图式里有一种“泛卡通化”的现象，这证明了商业文化和时尚思想具有强大的作用力、亲和力和影响力，无论你是采取什么态度——游戏、娱乐、批判或是反讽，这些流行、时尚、商业、通俗文化、网络和快餐已经成为这代人共同的素材库，这种现象近似于“约定俗成”或是“价值说教”——当一种思维模式出现了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并且在后继者论证了其可行性的时候，潮流必定会产生，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因果关系。艺术同样需要一种“品牌效应”，“利益”是一条中轴线，现代主义的英雄生活正被改写为一部叫卖声中的世态小说。

对于芭比这个图式符号的选择，其实和我自身出生、成长在一个作为加工型（相对于原创型）的玩具生产基地的城市有关，我希望把从芭比这一个载体开展各种问题的阐述，变成一个可以持续论证的课题，在各种艺术实践及其“成品”和“次品”中形成某种系统关系，这种工作是具备很大的难度，但也是给个人圈定的任务之一。我的“假想敌”隐藏在我的背景之中。

4、艺术批评在中国，似乎一向是滞后的。一方面，我们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相应健全的艺术机制作为支撑。而青年批评家所面对的困境还包括更多的可能因素。那么，通过“青年批评家论坛”，你认为可以构建起一个关于年轻一代相对独立的批评语境吗？

孙：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用“希望”而不能“能够”，因为“假想敌”过于强大，而作为第一届论坛，我们“反扑”的武装储备明显不足。这就像是一次军事行动，第一届是一次“演习”，通过一种综合实力的考量来初步判断赢面有多大，只有通过这样不断的演习，不断的部署调整，能够在最后“胜利”的时候把损失降到最低，这点是从吴思先生的“生存成本”核算论点中得到启发。

青年批评家是有自身的优势的，在于对资讯的掌握能力，在于对资讯做出反应的敏感性，在于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很多青年学者具有深厚的中西方知识储备），在于开放的国际视野和务实的本土视野，在于行动（语言、沟通）能力，在于对艺术资源的调控能力等。当然，中国整个文化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因。作为“可以构建其一个关于年轻一代相对独立的批评语境吗”这样一个提问有其必要性，但是属于不是问题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只有建构起一个独立的批评语境，能够在清理传统和自身的意义归档时找到对应的“抽屜”，才能够引导下一代人对其做出反驳和批评，找到一个可以进攻的“学术堡垒”。

#1 溢 丙烯麻纸 李帆
#2 深寒 丙烯麻纸 李帆

5th CHINA

INTERNATIONAL

GALLERY

EXPOSITION 2008

April 25 - 28 2008

Preview

CIGE 2008

April 24 2008

China World Trade Center

二〇〇八年 四月 二十五日 至 二十八日 贵宾预览 四月 二十四日

北京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展厅

April 25 - 28 2008 (Preview: April 24 2008)

China World Trade Center Exhibition Hall Beijing

Tel: 8610 6409 6667

Fax: 8610 6409 6657

Email: bj_cige@yahoo.com.cn

Website: www.cige-bj.com

www.cige-bj.com